

南唐拾遺記

毛先舒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南唐書（及其他一種）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南唐拾遺記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南唐拾遺記

明 錢塘毛先舒稚黃纂

敘曰。予觀李後主雅好儒學。善文章。繼統江南。屢有美政。惜其智略不優。而喜游宴。又涵于酒。遂以亡國。然非有吳主皓東昏侯之酷虐淫酗亡度也。歸命之後。謂宜優饒。小詞何罪。致慘禍以死。無乃宋人實甚。予讀馬令陸游諸公所撰著。及他外紀所載。竊悲之。嗟乎。煜未爲太子時。以兄翼性嚴忌。獨遠嫌避跡。執喪哀過其禮。可不謂孝友出天性者哉。太宗號宋英主。然太祖十月崩。十二月卽改元。傳位後致弟姪俱不得其死。開寶皇后崩。羣臣不成服。天倫之際。慙德實多。故迹成敗以議。而賢否繫之。非篤論也。予故略采江南遺事。諸不見正史者。附於馬陸二書。鄭文寶近事。陳彭年別錄。及陳霆唐餘記傳之後。名曰南唐拾遺記。以備覽古者之蒐擇。且以懲喪失家國者。不必盡極亂之主。而不能自強于爲政。雖才華明敏。爲守文令辟。亦終不免辱於銜璧云。

宋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征淮南。駐蹕正陽。偪壽州。時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略滁州。滁四面皆大山。去州三十里。爲清流關。則平川。而又有西澗。在滁城西。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而滁州其控扼地。且欲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將兵十萬扼其地。藝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師入憩滁州。藝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再至。問邨人。云鎮州趙學究。在邨

教學多智計。邨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兵勢與公如何？」曰：「非其比也。」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曰：「然則使彼整軍再來，則師絕歸路，無復有遺類矣。」藝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轉敗爲勝者也。」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公旣敗，無敢躡其後者，公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不虞公來，公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者也。」藝祖大喜，且要學究爲導，學究亦不辭，遣人導之，卽夜出小路行軍，皆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而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藝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帥旣被擒，或謂周師且大至，城中亂，自相蹂踐，死亡不可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須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則壽爲孤軍，故周人得以擒仁贍，自破滁州始也。暉擒送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而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匡胤者，乃天贊匡胤也。」因盛稱藝祖神武，遂不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有高山大川，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失滁州，則不惟中斷劉李相接之勢，而淮南盡爲平地，無復阻險，自是世宗得以乘勝勢，而盡收淮南，使李璟割地稱臣者，由藝祖擒皇甫暉，首得滁州之地故也。此皇甫暉

所以稱藝祖爲神武者。蓋陣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建原廟於滁。而殿名曰端命。以太祖  
縣試於周。王業自此而始。故號曰端命。蓋宋之鎬沛也。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引爲上  
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蓋建策自滁州始也。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饑噴飽  
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嘆以爲至言。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難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  
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采照物。每縱轡青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  
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于時。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  
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欲爲相者屢矣。爲宋齊丘深忌之。終不大用。

韓熙載好譁浪。有投贖太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其人來。乃故出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

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盃。及旦。以書來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  
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江南徐鍇。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其論貓事。鉉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  
記。明日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楚金。鍇字也。

孫晟爲南唐尙書郎國主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壟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晟拜御史大夫旬日果正台席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至問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誘毀反聞之詞帝大怒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後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爲婚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帚堂前治地熟視窳處黯然淚流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毳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尙未改也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其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奩篋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辦具送遣許答書曰蓬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尊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先舒按是條語休德行之科也然鍾許兩家自爲婚前令之女不患無匹輟奩爲贈可謂慕義何緣易婿予人致女改行是鍾離之女無罪而見擇于夫許氏之子無故而叱離其婦若二令者蓋貪讓豆之小名忘人綱之篤誼何氏不列於紕漏而躋之德行昧鑑哉矣

江南徐謬得畫牛。畫鬣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微露灘磧。倭人拾方諸蚌殼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衆皆奇之。

先舒案。此事見清波雜誌。又見語林。作徐知謬。又稱贊寧云云。諸學士皆以爲無稽。贊寧曰。見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李煜在國。微行倡家。遇一僧。張席其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假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去。僧妓竟不知是煜。煜嘗密語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先舒按。此事見清異錄。是錄所載。又有相國寺比丘澄暉事。院牌勅賜雙飛之寺。與此略同。疑一事也。宋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衣紗帽。先見美。設拜。美答之。次見彬。設拜。彬使人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彬美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儀衛甚盛。時獨登舟。徘徊不能進。彬命左右掖而登焉。旣一啜茶。彬謂煜趣歸辦裝。詰旦會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美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彬曰。適來獨木版。尙不能前。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復死。衆皆服其識量云。

太祖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彬。潘鄭王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

殺人彬美兵臨其國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怒批其所奏曰朕事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之相感如此

南唐胡則守江南堅壁不下曹翰攻之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上書一絕句云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宋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篇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尙耶

李煜歸宋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哀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

李後主歸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云云情思悽惋未久下世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鉉曾見李煜否鉉對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之但言朕令卿往可矣鉉遂徑往望門下馬一老卒守門鉉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相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入報鉉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

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是禮？」鉉引椅少偏，後主相持大笑，乃坐。已默不言，忽長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南唐後主薨，太宗召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文，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有云：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媪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佖常分俸贖給焉。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璟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氏，爲武彊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一公主，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宋，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於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先舒按：李景卽元宗，璟初名馬令，陸游兩南唐書俱云初名景通，陳彭年江南別錄乃云初名景，此事見游避暑漫抄，及據別錄與己書矛盾，其亦失考之故耶。中載芳儀曲，調頗蕪冗，今記刪之。

宋伐江南時。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闕。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宋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得之。君玉卒。子孫不能保。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語。豈斯人耶。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語勅。備存甚多。客嘗過求觀之。有自江南入宋。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逾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流轉數十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雅稱好事。甘露寺下竝江一百里。多羣木。晉唐人所居。蘇有宅焉。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後號海岳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宋國姓也。是時藝祖方授命。言天水碧者。時謂逼迫之兆。已宋帥果

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有識者甚惡之未幾犬戎寒盟亦逼迫之兆也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辨之遂爲熙載矣

宋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中膽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秦蕝蘭遂敗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穀穀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秦蕝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李煜旣降宋太祖嘗因燕煜顯近臣曰當不忝作一翰林學士

南唐張迥苦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

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謂爲韓君輕格

江南晚祀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於面皆淡粧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粧

李後主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山神口字金鳳口嬰王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爲之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云價值南金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妙甲於當時從謙號爲翹軒寶帶

韓熙載工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協意延歛工朱逢燒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曰元中子又曰名麝香月鏡

而寶之。後熙載歿，俱爲諸妓妾攜去，無復存矣。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夷所產，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之類，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李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竟進。」使隨共諦視之，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也。蓋董源之筆，與孫權彈蠅事絕相類。詞女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面，精神凝至，夜必夢之。嘗寄詩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情人照落花。」

李後主獵青山，一牝狙觸網，見後主，兩淚稽顙，自指其腹。後主憫之，戒虞人守之。是夕生二狙。

伶人王感化，少聰慧，未嘗執卷，而多識故事，發口諧捷，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續二相，苑中游觀，見繫牛于株杙，令感化賦詩。詩有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聞喘更何人之句，蓋譏二相也。

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甚不悅，因命酒獨飲。指北岸山問舟子云：「皖公山，意愈不懌。」王感化獨前獻詩云：「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以束帛贈之。」

先舒按：此事見緬素雜記。又江南野錄亦載其事，與此小異。王感化作李家明，中主作副主，未審孰是。

也。

對花焚香有風味。味相和者。其臭殊妙。木屋宜龍腦。醅醪宜沈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薔薇宜檀。韓熙載著五宜說。

李先主初有禪代之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詰旦將斬之。僧云。夜偶得月詩。自喜故耳。因誦云。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大喜。遽釋之。

李先主昇將受禪。欲諷動寮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昇舉杯自言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丘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時徐融在坐。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於江。

李後主天性友愛。初卽位。遣長弟從善。入貢于宋。宋因留質不還。每歲時宴會皆罷。又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鶴兮相從飛。嗟哉季兮不來歸。

賈魏公尹京師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清耀道人也。公曰。太帥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探釋氏。未誤有所見。今爲獅子國王。偶思鍾山。故來耳。懷中取一詩授公。公讀之。隨聲灰滅。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其族子作動植疏。建封俾吏錄之。中載鴿事。傳寫謬譌。分一字爲三。作人日鳥。故建封每人日。必進此味。

李後主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覩大者遠者。人疑其有諷譏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

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

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其味辛螫故也。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中心有一縷濃墨。至屈折處亦然。無稍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法也。鉉嘗自謂。晚年始得螭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螭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江南中主時。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爲奇峭之筆。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邨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然反照之色。此妙處也。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後齊丘嘗有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肯出。有老樂工且雙聾。作一詩書于紙。放入齊丘第中。譏之。海陵州宅東有小兒墳數十。至今壘壘。皆當時所殺徐氏族也。

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由是人

皆效之。婦人足以織弓爲妙。以此知紮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

南唐李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元帝嘗作浣溪紗詞二闕。手寫賜感化。函著香銷翠葉殘。與手捲珠簾上玉鉤是也。後主卽位。感化上其詞。後主感動。乃優賞之。

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蘇子瞻云。後主旣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因當痛哭九廟而後行。願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先舒按。此詞或是追賦。倘煜是時猶作詞。則全無心肝矣。至若揮淚聽歌。特詞人偶然語。且據煜詞。則揮淚本爲哭廟。而離歌乃伶人日煜辭廟而自奏耳。奚必果如項籍之飲帳中。□□之別華容耶。

宋師圍江南。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後有人見其殘。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若以詩詞工夫治國。豈爲吾虜耶。

先舒案。櫻桃一闕。蓋未完臨江仙詞也。後有爲續之者。然又有人親見後主梵業書。塗著數字。未嘗不完。烟草低迷。後云。爐烟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蘇子由題詞後云。淒涼怨慕。眞亡國之替也。

後主煜三年。二日相鬪。時人見之。

釋妙空。名守訥。嗣法於雪峯。卯一齋。住嘉佑禪院。江南李氏三詔不起。

南唐傳國三葉。僅歷三十七歲而亡。然歿繫臣民之思。其典章文采。至今可想。先舒按正史而外。諸家紀江南事實多同。特小有牴牾。茲記悉載。凡若干條。然是率爾就編。故不必該備。其複者。則徑刪之。至江南臣僚北歸以後之事。與故國無預者。亦所不錄。宋元人載筆。辭多冗弱。閒亦稍加擗節。不以爲僭也。稚黃子又識。